



玉紅草堂閒文雜錄第十六卷目次

記四十二首

題老子圖文 賣菜者言

並蒂蘭花賦 月辯

今之富貴之人論

答七佛未出時何人說法問

飲宜亭記 櫪下夢 圓丘記異

遊常熟照山湖記 黃河讚

邀友泛舟引 題張式金梅花幅

孔子贊 奎星贊 魁星贊 呂祖贊

柳道人贊 達摩贊 關帝贊

布袋和尚贊 大士贊 鍾進士贊

陳希夷睡圖贊 李鐵拐贊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目錄

一

果老倒騎驢贊 文公湘子合贊

孫登阮籍合贊 慧遠淵明合贊

北極像贊 水玉大士贊三首

遊慈氏庵記並德風上人塔院詩

答愚公札三首 答松園和尚札子

寄夢庵和尚札子 胡氏族譜序

劉珍之墓誌銘 野鶴道士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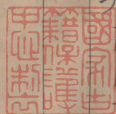
閒語雜錄 記十七首

天下事 戊寅二月十八日

四月六日 四月七日

題蘇子瞻題顏長道書後

子瞻戲書 飲酒觀劇說



看釣魚說

東溟子遊江南

東溟子與客飲虎丘

有客責東溟

東溟子與客言志

客問於東溟

兩官各談政績

天目道士問東溟

客問

有客問東溟

遺聞

記六事

孫進喜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目錄

史彌

何氏女

高雄

施施女

任學古

天津龍氏家譜存畧

題老子圖文

客有持老子像屬予題贊者予不禁悚然以動幡然以思而有大道之歎也曰道先天而生後天而藏曰無名曰無爲曰無間道生而人生人生而聖人生聖人者能盡道之人也夫道不易傳聖不易贊古之能傳道者莫堯舜禹若古之能贊聖人者莫孔子若故贊堯則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贊舜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贊禹則曰禹吾無間然矣於乎孔子之贊三大聖人也正所以贊道也孔子以下大道不傳諸子百家分門各戶微乎危乎不可言矣沿至後世忽有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一

三教之名曰儒曰釋曰道釋氏之教前人之論尙矣至於儒之所傳者卽道道之所賴者卽儒其所謂儒教道教者又吾所甚不可解者也卽後人之習聞者言之儒則宗孔子道則宗老子跡老子周守藏室史也周衰將隱乃乘青牛車西出函谷關關尹喜識而畱之遂授道德五千言而去讀其書亦皆明德新民之理參天贊化之原較孔子所傳書雖顯晦詳畧之不同而旨歸一也嗚乎老子其亦盡道之聖人也矣老子而聖人矣而尙易贊乎將贊其七十二相乎八十一好乎抑自天皇以至周康時皆有名號事跡之歷歷可據乎嗟嗟贊凡人而尙不取其神奇怪異况贊聖人乎昔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夫以孔子之聖而贊老子之聖贊止矣然則贊老子之盡道其與贊堯之無名舜之無爲禹之無間有以異耶無以異耶吾嘗讀龍池篇云龍德先天天不違孔子所謂猶龍者其亦謂其能先天而生後天而藏也乎

賣菜者言

東溟子晨起將遊於野適過市見二賣菜者至一據於市一入於巷買者多就巷巷中者菜先售據市者厲聲變容手招買者買者皆不顧因遷怒於巷中人口爾何每撓吾生計耶巷中人肅而起笑而對曰汝何不責於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二

已而徒爭於人哉吾之菜非專鬻於人者也售與否非意所在也况吾之治圃也時其灌溉審其燥濕及出之也棄其瘠敗洗其泥滓得買者復減其聲價故不求先售而售先也子之道大反是然子固無心人豈獨無目耶市者忿不息猶戟手而喧巷中人謝曰是子之罪也是子之罪也遂荷筐莒歸東溟子愛其言之有道也因述之以自惕

並蒂蘭花賦

時維七月日在五朝涼雲脉脉白雨蕭蕭蟬因風而暗咽樹未霜而早凋予正坐愁獨對離騷忽有客來手持蘭花香不足異乃一蒂而雙葩求予作賦以志其禎嘉初視之而默然復沉思而咨嗟曰噫嘻蘭之爲物也或

生於山或生於水雖種類之不一皆芳馨而莫比常以幽秀似美人且以孤貞擬君子斯蘭也移自九畹不伍衆草入燕姑之夢添謝庭之好想其亭亭一枝並容兩朶實有似乎潘夏且不同於羊左更喜其倚肩並芳不參不高何敢疑之爲尹邢直使慕之爲英皇豈無蓮之並頭水之連理久矣哉傷鴛鴦魂蒙蝴蝶耻猶難齊於豕首何堪同於燕尾斯蘭也旣發奇於玉池其將擢穎於金階作國士佩入尙書懷漢主視之無忌尼父過而不哀予也旣愧三槐復慚五桂難采芝以伴狂空簪菊而強醉日望夫萬寶之告成成一禾而九穗

月辯

客有通天文者卜得卯月望夜月當蝕至期不驗客疑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三

之仰空而望忽見衣朱衣者乘三足烏來扣月闕不應乃聞月中有笙琴聲朱衣者再扣復不應乃聞月中有婦女轟笑聲朱衣者又扣乃見一素衣女隨霓裳羽衣者數百人破月而出手戟朱衣者而問之曰良宵行樂爾何擾也朱衣者曰我太陽也爾太陰也陽盛爾當蝕何相抗素衣者笑曰爾衰久矣尙謂我抗乎朱衣者曰我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如我衰則臣欺君者有之子欺父者有之妻欺夫者有之爾欲抗我其如天下何素衣者又笑曰爾衰久矣如爾不衰則開關以來何忠臣少而佞臣多何孝子少而逆子多何賢婦少而悍婦多况天下莫不以功德爲上功則有陰功德則有陰德又曰天德則月德配之未聞有陽功陽德日德也爾當晝

出我亦能晝出我當夜出爾不能夜出也爾在四時人雖仰之若至夏人憾之畏之比爲酷吏常曰時日曷喪昔被羿射之魯陽揮之又何弱也我居四時人則莫不仰而愛之况爾居荒陋無所包容我則以七寶攢成宮室納山河大地影於中而有餘地又有焚香拜之舉酒邀之者皆仰慕之甚者也至於中秋之夕果瓜相慶如不見我輝光則天下不樂爾何所見爾謂爾不衰耶時漏聲已盡朱衣者唯唯而東雄雞盡伏牝雞齊鳴行雲慘淡旭日無光

今之富貴之人論

今之富貴之人不同於古之富貴之人也夫古之人貴而不富者有之富而不貴者有之夫富而不貴而不僥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四

倖以求貴者良民也貴而不富而不苟且以求富者良吏也夫貴而知義富無傷也富而讀書貴無傷也今之富者斷不讀書矣而亦斷不肯不貴矣今之貴者鮮能知義矣而亦斷不肯不富矣富之所以貴者如此貴之所以富者如此烏得見良吏良民於今世也哉噫

答七佛未出時何人說法問

或謬謂予知佛法以七佛未出時何人說法爲問者予應曰無法可說也夫無法可說時卽聖人所謂無爲而治之時也蓋萬法皆有爲之事也一弊生始一法立一法立復一弊生是法不足救弊而實足以造弊也故七佛之前無佛無佛則無佛法無佛法則人不知佛法不知佛法則不用佛法不用佛法則不犯佛法矣自佛出

而法立法立則人知法用法而犯法矣故佛知佛法之流弊之深也乃又云萬法皆空而人又視爲頑空其害益甚故又云非空只此皆空非空兩義生出萬古疑團造出無數機辯而亂喝亂打亂頌亂拜遂至有佛不入地獄我不出地獄之譏矣今日之黃面老子未必不悔當時降生不待人要一捧打死與狗子喫也

飲宜亭記

辛巳夏五有泃河之役扁舟往返逢茂林豐草間必艤舟小飲十九日將午至朱公堤見樹影森疎遂維舟登岸步至宜亭傾圮荒蕪有行路乘涼者十餘人大半類乞兒不事驅逐呼舟子移竹几杌來亭中乘涼者漸去有一人卧於地卽而視之乃黃冠也余遂問道者何來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閩文雜錄

五

徐曰自天津曰在天津何處來曰香林曰香林見野鶴道士否曰見曰畱幾日曰一宿曰何不與之盤桓道人
不答曰今往何處去曰將入都曰何爲曰訪道曰得道者何人曰河南人曰所好者何曰丹曰內乎外乎曰外
遂起坐予又問道者何處人曰山東曰何姓曰姓仲
曰古好勇者之後裔乎曰然遂起立余拉之入座曰道
者能飲乎曰能余甚喜亟呼舟子取酒酒至召舟子十
餘人皆坐解衣歌笑各適其意道者乃盛言鉛汞砒砂
及王公大人甚久予因曰道者所識皆王公所能惟爐
火非好道也直好富貴耳髮白齒落面目憔悴恐外丹
不成而內丹早失矣強之飲云尙飢遂與之食余與舟
子呌笑已飲六七斗矣忽有群馬馳過視之乃丞相府

中人也使人拉之來見余乃大驚異曰公何與若輩飲
余曰若輩亦人也特未騎馬著羅綺耳時舟子皆散去
呼之不至道者亦不安於席因贈青錢數百文不受曰
願公贈一言余笑曰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我
非富者所贈止此我非仁者所言亦止此矣道者復強
余言余曰此後遇王公大人時只勸其不好外丹則道
者之道或可成也道者終不解悵悵持錢而去余更同
相府諸人大飲使其從者亦皆飲其僕中有狡而善歌
者借余酒歌以勸余余飲盡爵而曲未終彼罰以大觥
余亦囑舟子之老而髡者歌以侑彼觴彼不勝余又強
之皆大醉踉蹌奪馬逃去時日已西下乃解纜而歸

樞下夢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六

予遊江南予家之讀書處遂居羊馬歸來庭逕荒穢竹
樹枯死箕踞樞下不樂而寐忽有巨津橫前波光黃綠
津之上有高峰燦燦金色峰之中玉蟒蟠旋峰之外杳
冥見三大字曰飛仙國乃有彩衣者青衣者蓀衣者錦
衣者往來不定皆乘風馬雲車喧集於金峰間聲如笙
簧翩翩自得有來與予接談者予不解以手揮之遂怒
罵而去又見空中有一境甚平廣道路曲折光明奪目
有黑顏而肥體者端居於鮫綃帳中飛仙國人以其有
經綸皆畏之誤入其境者死不赦予甚疑之欲訪其爲
何所不見有可語者忽聞群馬踴齧遂驚覺乃見枯樹
邊有蛛網樞邊有積糞流溺蛆蠅爭據

園丘記異

壬午六月十日遊園丘同遊者甚夥皆午睡予與解怡園李文在散步於神樂觀前樹陰間見小樓甚虛敞乃買藥酒處也予攜二人登之呼酒各一壺壺容酒可三四爵緩酌閒語看西山影意不在酒也怡園不勝酒一爵卽微醉文在曰此壺雖小予計飲已八爵矣未盡也予曰予以瓜子記計已十一爵矣座傍先有二客飲乃曰公等勿言有仙也及再酌之壺俱盡亦奇事也故記之

遊常熟照山湖記

甲申四月望日攜友陸省存並宗姪維城宗姪孫鉉四姪孫策乘酒船帶南北鼓吹兩部遊照山湖對虞山泊湖口命南北伶人各施其技予與省存淺斟緩酌至月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七

上張燈作樂命優伶及諸從人皆飲鉦鏡之後繼以笙管清唱之後繼以高腔南人之山歌復雜以北人之小調予與省存對飲無算至二鼓方歸署斯日也天氣晴而不熱風而不雨山雲陰而不暗湖水皺而不波飲食豐不及奢儉不至澀人皆飽而不爭皆醉而不亂喧而不鬧靜而不寂放而不縱整而不拘賓主老幼伶人篙師僕從胥役俱有欣欣色嗟此數年來從未見如今日之繁華太平吉祥歡喜也予安得不樂耶吁此樂固易行而吾家之人善行其樂與夫不撓人之樂者不易得也歎息之下復酌酒歌陶詩詩曰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予襟良已殫

黃河讚

黃河之水其光混明如夕陽之照廣漠其聲悲壯如蒼
雨之來秋空勢雖奔騰氣實肅靜謂其險也則萬帆度
而無恙謂其濁也則一人出而常清若夫抱道懷憂之
士過之必有望汪洋而浩歎者

邀友泛舟引

已矣乎楚雞爭獻蕉鹿何癡兩間乃有限之韶光吾儕
何不圖須臾之樂事也况當雨露尚未春殘與二三子
買舟前浦剪開錦浪桃風拈韻中流驚破雲天柳霧金
箋鬪麗寶篆溶香詩不計工酒期盡醉實不遜於李郭
又何羨夫尚禽無可如何亦一消遣法也

題張式金梅花幅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八

半壁寒山幾枝冷雪依稀影共香來恍惚神與墨化此
蓋逸樵張子之畫也識其畫如識其人識其人兼識其
品予謝客已久日事卧遊今受斯幅又添一貞靜佳人
作伴矣豈復想羅浮山下看月明哉

孔子贊

於乎夫子欲救天下而天下莫之容欲望後世而後世
莫之從惟祀其像亦修其宮一部春秋僅名曰經於乎
夫子之心寧遂已乎吾知萬萬世之忠臣孝子皆夫子
之化身也於乎萬萬世之忠臣孝子仍爲天下之不容
者也又焉知吾夫子不於冥冥中又喚已矣乎乎於乎
世之眞讀論語者當流淚也眞見春秋者當流血也不
然僅稱之曰王曰師曰至聖夫子豈樂聞乎春秋大祭

獻牲奠酒陽貨陳恒羅列叩首吾夫子豈樂見乎於乎
震何能贊之哉亦惟有慟之而已矣

奎星贊

在天有光雲漢爲章在地有秀海嶽巍揚在人最苦貧
賤愴惶金不可買斗不可量吾見其持一管筆走遍天
下蓬其頭裸其身餒其腹雙脚踏上鰲頭僅匝一足

魁星贊

肩上有斗捐豈納穀左手持金交部入庫右手持筆立
寫券簿一足跳過三場兩眼不識一丁分明是箇富鬼
乃丹黃其面而自呼曰我是魁星

呂祖贊

謂祖好酒胡爲天下皆醉而不仙謂祖好色胡爲天下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九

皆淫而不年謂祖好財銅陵金穴盡湮埋謂祖好氣今
古英雄何處覓吾知祖之所好者必非此也其桃花之
露乎其牡丹之香乎灼灼乎藏三寶乎浩浩乎塞兩間
乎噫我猶疑之境境之中固無真境夢夢之中又無真
夢喫了半世黃粱不見箇道人講証

柳道人贊

春日載鶯秋日載蟬繫此春秋何日得仙在隋宮甚鬧
在陶門甚寂正在無可如何忽然遇見呂先生連根拔
起還恐帶著泥沙投入大士餅中一洗

達摩贊

過不去過不去立了九年方知面前有壁猛可回頭壁
空天霽

關帝贊

習習春風桃花猶紅瑟瑟秋烟漢鼎頻遷號尊爲帝不
忘兄弟靈感爲神不怠君臣天下人莫不望聖像而叩
頭誰能臨廟貌以知羞不知羞而叩頭非敬之也實畏
之也非畏之也實欺之也帝豈果可欺乎但天下者涵
涵皆是也誅之不可勝誅大帝大慈惟有掀髯而歎拋
刀而哭

布袋和尚贊

笑呵呵布袋裡邊是些甚麼我猜著了裡邊是些愁苦
惱既然收起何不放下問之諄諄笑而不答

大士贊

一心救世是爲大慈世不可救是以大悲大士大悲大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十

慈世人大貪大癡或稱大士爲自在觀音吾知其絕不
自在而最苦謂汝不信試問紫竹林中之鸚鵡

鍾進士贊

魁星之面亦醜何獨醜公之面而狀元不爲之有或謂
無金而且無斗然亦非也蓋有鬼耳故公拔劍殺鬼而
鬼走

陳希夷睡圖贊

夢中有鹿公不起逐夢中有熊公不就名夢中有蝶公
不祛祛胡爲一眠百年千年問之不對秋聲沸沸我亦
曲肱枕之而睡

李鐵拐贊

其面最醜一足又病惟有一根鐵拐著實剛硬打碎一

派虛空日向九天一瞪世人每圖其像其像可圖只恐
肩上葫蘆不能依樣

果老倒騎驢贊

果老倒騎驢兒世人全不理會他說一任驢兒胡行老
漢却是步步打退

文公湘子合贊

文公不信湘子是慕其君湘子必度文公是慕其親惟
忠惟孝乃仙乃神噫天下之求神求仙者請皆歸而明
其倫

孫登阮籍合贊

阮籍之淚在眼孫登之淚在肚阮籍之問固悲孫登之
默更苦卧於雪而不言寒溺於水而不敢怒胡爲乎長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十一

嘯一聲川谷皆鳴非川谷之鳴吾知孫公之氣猶乎阮
子之不能平

慧遠淵明合贊

黃菊籬邊有公飲酒白蓮社中許公飲酒千古萬世皆
說淵明好酒我知之淵明不好酒遠公亦未曾許淵明
飲酒遠公聞之棒敲我首淵明聞之袖塞我口我不言
我不言請罰三斗

北極像贊

舍現在之帝王求將來之神仙四十餘年獨坐空山蛇
蟠龜息樹老花殘何必看肘後書背上劍入聖處全在
不冠不履之間

水玉大士贊

一切眞實不虛如何照見五蘊皆空也不知是光明生出色相也不知是色相放出光明說是一尊觀自在自在觀來不過是非空非色無罣無碍

又

一片光明十分精潔只恐怕見光明的到底不光明愛精潔的終久不精潔倒不如一切精光纔度得一切苦厄

又

何必說丈六金身只尺餘水玉已現出諸法空相何嘗無眼耳鼻舌身更還要行識受想須見了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方能殼亦無得亦無所得這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便是那不生不滅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七

遊慈氏庵記並德風上人塔院詩

蘇州西北隅之慈氏庵明崇禎間陸孝子德風公之靜室也公旣侍蒼雪法師後尚有母在卽躬藝蔬圃養母於庵中此慈氏之所由名也母亡復迎父櫬合葬於庵之北址歲時哭祭盡禮又語其弟子曰吾他時遷化當從我父母於茲土莫爲營塔也於乎德公眞孝子也夫僧之棄父母者多矣且有非僧而棄父母者亦多矣夫德公旣爲僧矣乃能盡生養死葬追遠之道更欲以魂魄長依父母於地下於乎眞孝子也子辛巳春遭先太安人大故未大祥因猶子圖躍以闖幕待罪江寧苦求予至壬午九月遂至江寧猶子又委署蘇郡丞矣十月同至蘇郡猶子又以田地事清丈崑山矣荒衙獨坐無

所事偶出遊於城中之庵寺歷十餘所都無可語僧至
慈氏庵乃遇天輪上人遂爲心動談至日落始與別尙
未問及開山主歸閱吳誌乃得悉德公始末不覺顏脊
間汗下嗟乎予學儒者也功名暴棄世我兩遺久欲逃
儒而歸墨矣所尙未決者以有母也今兩大人俱謝世
此身已飄然無繫矣且將放形於窮岩荒瀆之間不顧
故鄉之廬墓嗟乎悲哉是何心耶予自將以爲儒也則
獲罪於名教便自將以爲僧也更遠愧於德公今而後
愧且悔矣使予得生媿悔心者德公也知有德公者以
有慈氏庵也知有慈氏庵者以天輪上人在也於乎予
又烏得而忘之也因卽書此以寄上人聊志相遭之義
再題德公塔院近體一首詩曰奉母如奉佛談空不落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閩文雜錄

三

空庵因名慈氏孝可立宗風衆籟鈴聲外孤雲塔影中
禪心一拈住滿手泪花紅

六月十九日答松園和尚札子

弟能敬佛不善佞佛燒香禮拜此人間應酬事知佛亦
不樂見也法簡示今日爲大士成道日當來拈香大士
自成道豈我輩於其成道之日而禮拜之亦卽可以成
道耶但今日大衆雲集自然煩熱敬解杖頭作冰茶費
與大衆結一清涼緣幸莫作香資會也近因苦夏不能
出遊俟爽氣西來當圖就教

答愚公和尚札

蘇州青松庵

道場祝聖必設龍亭草野之夫久忘帝力雖曰狂歌託
聖朝却不敢麻鞋見天子也有興時卽當就教得聆清

談半日分蔬筍一盂足矣舍姪來自應瞻禮亦非野夫所欲問也

再答愚公札

來札云玉版談禪佛不如當究此義予不好談禪却好喫筍喜其淡而味也及其拔筍出土外堅中空便無下口處恐到此間黃面老子亦無下口處

再答愚公札

手教云喫筍談禪本無二舌著了此語是和尙又多饒出一舌也若謂外堅中空無處下口便是淡中有味這却被和尙偷喫了好筍矣又云莫作喫筍會亦莫作談禪會則和尙手中竹杖子須當飛去

寄夢庵和尙札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齒

壬午九月十七日因訪南詢得識和尙顏色兼聞高論並讀綠蘿詞知和尙爲大有心人大有情人而實一大不平人也正欲晨夕就教古鏡不意於二十日卽有蘇州之役勾畱年餘於去冬始買舟回省方抵滸墅又不同意兒輩有海防之委遂復同之常熟昨二月廿六日遊三峰聞雪亭弟子有云夢庵和尙在杭州者問之不得其詳三月二十一日在普仁禪院又聞有稱夢庵弟子者問之乃一號宜悟一號靜岳果卽和尙高足也云和尙於去秋便在十八澗第去歲九月遊杭州曾過十八澗竟不知和尙消息歎息之間更切懷想前後有奉懷詩三首一作於江寧一作於蘇州一作於常熟今錄去呈教固不敢言詩聊以見相思之意云耳第杭遊詩九

十二首在烏石峰恬庵大師處如肯取削不致傳笑兩
測則惠我實多矣造化弄人道體珍重珍重

胡氏族譜序

胡子執中諱允哲者予之內弟也其先乃楚之長沙人
從故明文皇帝北來遂占天津右衛籍官指揮使廕世
襲千戶自我朝定鼎後其家譜遂散亡僅可考記者則
以其曾祖昭勇將軍始昭勇將軍諱仲選字西城享年
七十四生子三長諱奇璠次幼殤三諱奇珍字席之長
公襲千戶陞指揮使於明崇禎間以王事没于遼公之
妻郭氏聞計日夜號慟而絕有子三長諱萬傑字振明
次諱廷傑中殤三諱世傑字顯明時振明公年已成立
謀食他方顯明公方總角既無父母兄弟弟可依遂寄食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五

於戚里間久之復流落無定所公性剛而任俠不能容
物不善積財因至四十餘歲猶艱舉火後附叔席之公
居席之公無子因承嗣焉席之公卒顯明公盡人子禮
里人重之顯明公娶周氏生二子一女長子諱允迪好
苦學十七歲入府庠以讀書得嘔血疾又遭其母周氏
病卒哀毀數日竟亦死顯明公慟垂老而妻喪子亡也
亦獲病鬱鬱忽忽者數年遂亦捐館其次子允哲雖已
入太學尙未成立其女早適予公子病中屢握予手以
允哲託之允哲待予若嚴師有教必從也今允哲已有
二子矣允哲常念其祖父多遭不幸欲使予爲之叙適
值其重修族譜成遂畧書顛末于譜首焉爲將以永示
子孫知祖功宗德之創建不易也時康熙丁丑七月之

貞定先生珍之劉公墓誌銘

貞定先生姓劉氏名璽字珍之山左濟南郡人曾祖茂竹公明授太僕寺丞流寓直隸之滄州祖能繩公食餼州庠因家焉父西泉公學書學劍皆有成弱冠以武功授千戶舉子二長卽先生次鳳翔鳳翔爲我朝順德太守繼擢武昌副使以事免卒于京邸父西泉公于崇禎庚辰死難于邊先生滴血覓骨凡三年不獲歸棄儒業隱于簿書授廸功郎不就奉其母唐恭人來居天津唐恭人卒年八十五先生以其父西泉公木主合葬于天津之西郊有女二一適齊姓早亡一適張姓早孀先生撫其遺甥若子也而齊張二嗣賴以不絕先生爲人慷慨好施濟難恤貧雖其實歷歷有據但近今無不以此語文其身後者故耻爲述之也先生性嗜酒好讀書年七十餘仍手不釋卷每酒酣耳熱輒吟詩自娛元配李氏滄州明經鶴齋公之女有婦德年六十卒有子一名鉞入津庠娶陳氏女側室于氏生子二一名鉞一名鉞鉞性豪俠方十六七時便有糞土黃金之氣不數年而生產蕩然先生晏如也鉞志終不以貧屈但以菽水故舌耕河東得以酒肉養先生先生亦晏如也享年八十有一飲酒而卒鉞同學輩私謚以貞定先生云鉞時貧甚逋貸數百緡營葬事余聞而責之曰貧士可厚葬乎鉞曰鉞父不貧是鉞貧之也葬何可以不厚遂厚葬之旣葬鉞尊其庶母爲繼母余聞而又責之曰矯情可以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閩文雜錄

去

越禮乎鉞曰鉞母早逝撫我育我皆我庶母也况我父之不再娶者有隱心焉鉞兩弟俱庶母出鉞欲成父之志安弟之心更以報長鉞之德也雖越禮何辭乃竟以繼母事之爲其弟謀婚于閭氏未及娶而繼母于氏卒鉞遂婚喪並舉余聞而又責之曰母骨未寒而爲弟畢姻汝何陷汝弟于不孝耶鉞曰余繼母之卒一無憾于心所不瞋目者弟之將婚而未及見也况弟婦失怙而家貧世事瞬息多故三年之久烏可待乎遂婚之鉞又嘗私語余曰鉞之心事所未畢者幼弟鉞之未婚也雖年來以喪婚之故遺貸甚夥不難以心力完償未免粉飾氣骨看人脣睫往往汗背耳倘楚多債並得兩弟終身免衣食憂鉞便可無負于劉矣乙亥十月十一日將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七

以其繼母合父母塋先期請銘于余余曰嗟乎銘豈易爲哉昔蔡中郎云吾爲人作銘贊生平無愧詞者僅兩人耳人之好譽今古同然余豈能譽人者乎鉞曰銘者存其真也先生好真而知我家世之顛末又最真是以鉞必求先生之銘先生知我家世之顛末而不直書以存其真先生不猶夫譽人卽多愧詞者耶而又惡見其好真也予不能辭遂誌而銘

銘曰

生無慚德

死無憾魂

永安九京

以麻子孫

野鶴道士小傳

王野鶴道諱理聰李怡神子之第三弟子也總角時便棄家從師住天妃宮之南廊隨其張馬兩師兄習道家

禮儀獨能領畧學音樂吹笙最工稍長於道家經書盡能講解課誦之餘便學書畫野鶴生於順治壬辰年長予五齡子八九歲時從蒙師讀書於天妃宮之北廊與野鶴時時見之便心識其矯矯矣及怡神子創建河北之香林苑成野鶴並其二師兄馬子遂隨師同奉香火獨畱張子仍守南廊香林地勢閒曠前臨大河後通大野野鶴子適性移情遂不吹笙而好彈琴已工書而更工詩矣怡神子有道術能遣龍祈雨隱形變像捉鬼魅乘木鳶精醫理施方藥野鶴除祈雨施藥外皆爲諱言之不願人知亦不願已授也乃博覽儒書畱意秦漢唐宋詩法一彈一詠欲以終老無如應世之術日疎通國之謗漸起野鶴委心去畱人亦無如之何後怡神子南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閩文雜錄

六

遊值天津饑諸庵觀俱遑遑不自顧野鶴與其兄馬子一運用於外一運用於內仍畱四方遊客推食解衣年餘無窘色人獨能其兄野鶴不計也後其師怡神子歸其兄馬子復南遊怡神子抱疾野鶴力持苑事興盛而恢大之人皆德其師野鶴不與也後其師怡神子仙遊野鶴竭力營葬事其盛與巨萬之家埒其兄馬子歸廬怡神子之墓禁言禁足野鶴仍持苑事人獨以孝稱其兄野鶴不愠也後其兄馬子與其兄之弟子倪子皆相繼羽化其大師兄張子亦已辭世而香林事業野鶴遂無肩可卸矣嗟乎野鶴自到香林時無日不思郤肩也於苑之西側別構數椽前後栽花種竹與大悲世高老人及孤竹張念藝並念藝之諸內弟梁氏昆仲同子五

六人結爲詩社晨夕吟嘯其間四方知名士往來不絕二十有餘年矣而二十餘年間野鶴所遭又何嘗有卸肩之日耶及怡神子仙遊而世高老人亦示寂矣張念藝又捐館矣予已遊江南矣而四方之士漸星散矣及余自江南歸與野鶴蕭然相對每一追思悽然淚下野鶴今五十八歲矣苑事雖早付倪子之弟子劉子主持方子協理然終慮其不卽練達故手著史畧一書詳述香林始末欲劉子方子輩深知開創之難守成不易且使代代傳藏共相惕勵嗟乎窺野鶴之心豈有卸肩之日哉惜哉人終莫野鶴知也香林史畧成野鶴問序於予予曰予率不能爲華文謹能述汝始末之心耳爲汝小傳可汝用爲序亦可康熙乙丑仲春同里老友龍震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九

東溟氏敬述

閒語雜錄

天下事付之一笑而已有一人之事而衆人笑之者有衆人之事而一人笑之者有笑者則有笑其笑者又有笑其所以笑者又有笑笑其所以笑者君子哀之

戊寅二月十八日雪霽屋上滴滴成溜泥水滿地雜客不絕予於案頭取李長吉詩大聲讀之客少避但不能如老杜骷髏血模糊之句將鬼直驅去耳

四月六日欲有所事而中止晨後來客不絕至夕始散去庭月入懷樹影滿地此時卽不得好友或得一二賢子弟與之坐此說書論古酒茗隨意飲酌真亦不必愁羈賤矣好友難得賢子弟更難得予安得而不悶悶也

四月十七日神疲心雜讀書不下然無可排遣仍於架上取書讀之隨手得蘇長公雜著短篇不覺盡數卷正如懶飲時得好酒較快飲時無好酒飲得尤多也

題蘇子瞻題顏長道書後

蘇長公題顏長道書有云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予文不工而書實拙凡文之手記者轉瞬果不自識也千載一笑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東坡跋王晉卿所藏蓮花經之發端語也予欲移之以論詩

子瞻戲書赫蹏紙云此紙可以鑿錢祭鬼東坡試筆偶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間文雜錄

三

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在當時東坡既云戲言不知五百年後尚傳此語而五百年後人非直怨其戲抑且大贊其不是戲也蘇子文章事業可傳而一戲語亦因而傳之今之人遠下其萬萬者凡一妄作輒期必傳此誠可笑而可哀也戒之戒之

歐陽子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古之後世卽今之當世今之世人又後之古人皆斯人也皆斯人也何在同世便無公論耶蓋同世之人以跡相形惑於憎愛不特功名之士然也卽百工九流莫不相忌短長我見猶憐世之遠遜於婦人者多矣凡百君子淑慎其身苟有可傳後世子雲不少

飲酒觀劇說

飲酒顧曲不拘禮法大是快事若酒濁曲惡座中人眞不知禮法又不如清齋靜坐矣予爲此說見者必以爲怪誕然以此說爲怪誕者必如今日眞不知禮法之人飲濁酒而暢聽惡曲而賞對若輩而歡者也吾大不如其曠達戊寅八月十一日書

看釣魚說

吾前日坐滄卧樓上看釣魚者一舟倚坵而釣一舟釣於河之中央久之皆不得魚於是倚坵者遂移舟於河中央河中者移舟來倚坵少焉皆得魚今日復坐樓上看釣魚又有倚坵而釣與河中央而釣者倚坵者得魚而河中央者久不得魚乃移舟來倚坵而倚坵者遂移舟於河中央少焉河中央者屢得魚而移來倚坵者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三

仍不得魚夫魚遊無定而釣者之得失亦無定也天下事大率類此

東溟子遊江南居吳之鴻雪園釣於方塘得魚隨放見者曰釣爲得魚得魚何必放放魚不欲得魚不欲得魚何必釣東溟子按竿而笑曰我意亦不自解何以語汝東溟子與客飲虎丘大醉狂笑客曰此紛紛攘攘中無一人識公也東溟子曰我不識他他何由識我

東溟子遊吳之靈岩山見方丈書明白庵三字因問老僧曰庵何名明白老僧曰老僧也不明白東溟子曰便是老僧明白處

有客責東溟子曰子不事生產不立功名頭已白矣一無所成豈不怕人笑殺東溟子曰我不怕人笑殺但怕

如南陽先生被人哭殺耳

東溟子與客言志客曰我無大志但願活得幾百年遊遍天下足矣東溟子曰是不難若熟讀一統志便是遊遍天下熟讀廿一史明白已往之事便是從開闢來活到於今

客問於東溟子曰子之著作甚富何不刊而行之東溟子曰君知古人著作有幾何客曰我何能盡知也東溟子曰我之著作已刊行於君不盡知之中矣客有惡東溟子者瞋目而問曰汝何妄自高尚動比古逸人東溟子曰汝何知古人中有逸人耶客曰從前書傳中明明載著東溟子曰汝尚未讀將來書傳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閒文雜錄

三

東溟子之肩曰聞君年二十時卽當任何久甘自棄耶東溟子曰昨夜松間好月曾見否

天目道士問東溟子曰子能處世乎對曰我不能又問曰子能出世乎對曰我不能又問曰子能與世浮沉乎對曰我不忍道士曰苦哉苦哉東溟子曰苦矣君何以教我道士曰子之不能我能教之子之不忍我不忍教之也東溟子曰君亦苦人

客問於東溟子曰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理學於道孰近東溟子曰道非吾所明也吾何敢言若晉人清談宋人理學尙可以言喻也吾鄉有老嫗好善歲遊諸山進香歸來言諸山仙佛之感應歷歷可據鄉中人多有以仙佛事之者老嫗自若也鄉中有學究常讀山志每據志

詰老嫗老嫗多不知也卽有知之者亦不過曰某洞某石某樹某泉某僧某道人如何也及問其洞石泉樹僧道之所以然而終不解也學究乃笑而輕之怒而侮之夫學究知而未至老嫗至而不知此庶可以喻晉人宋人也若道則吾所未至亦吾所未知吾何敢言有客問東溟子曰人不可不學古人但不知古人那箇易學那箇難學東溟子曰古人箇箇都易學惟陸雲阮籍最難學耳客曰此二人固高然古人高於此二人者不少何獨此二人難學東溟子曰陸雲好笑阮籍好哭當今之世教人哭不得笑不得

遺聞

孫進喜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關文雜錄

三

晉趙王倫僭位諸黨皆封雖厮役亦叨厚爵中有孫進喜者得封內侯家資累千萬文章之士走其門下者數百人進喜之子幼而聰敏每見客弄筆墨之事畱心學之一日爲進喜所見勃然大怒手執文士而言曰天之大物富貴文慧耳兩物不可兼得吾雖不識一字今居富貴爾文章之士供我使令莫肯或後今汝等以文字誘我愛子是欲滅其大福且將使爲富貴家之奴卒也因痛責其子而逐客

史彌

隋時有史彌者淫而多疑其妻美枕席之事無間日因病延醫視之醫曰此公之色慾過度也藥石調補外仍須自慎史彌疑之忖曰房幃事密事也夫婦之外誰得

知之此必婦之不密也遂大疑其妻愛日減慾事已絕至數月病愈篤將危乃招其家人而囑之曰好色殺人誑語也吾昔慾事不斷偶染小疾非所致也今絕慾數月竟致不起汝輩須知之悔恨而卒

何氏女

晉有何氏之女美而妬見婦女之有容色者誓不與並生戚里皆避之一日凝粧對鏡明艷自照忘其爲己不覺怒甚向鏡中人唾詈不止其夫曰是卿美影也何若是女怒終不解夫笑曰若使鏡中人毀容非卿自毀其容不可女竟以指甲爬其面視鏡中人流滿頰怒始平

高雄

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聞文雜錄

十四

高雄者齊宣王時人也行日中惡人踐其影迴旋閃避凡越數時未離尺地至日落而影滅始趨歸疲甚且病後非陰晦時不敢出門

施施女

春秋會稽之苧蘿村有三施姓者居焉各有女居東者人呼爲東施居西者人呼爲西施居中者人呼爲施施西施美而多疾時捧心顰眉色愈媚人稱愛之東施亦不甚醜因人愛西施之顰也遂屢效之人乃憎焉施施則醜甚聞人之愛西而憎東也大不平乃具酒約東西二施與闔村婦女會坐既定施施熟視東施果醜又視西施亦終不見其不醜也因指東西二施謂諸婦女曰此二女之容較我孰若舉座不答而笑突一老嫗對曰

弗若也而且弗若也施施以老嫗謂二女皆不若已也遂許爲知已捧觴酬之旣散諸村女謂老嫗曰婆婆見何謬耶嫗曰吾不謬吾所謂弗若而且弗若者以伊不惟不若西施而且不若東施也施施聞而恙之遂與老嫗絕後西施爲越范蠡選以進吳王夫差東施亦適人施施歎曰村人之不智而娶東施猶可也范大夫之獨選西施何太愚乎後越滅吳范蠡取西施沉於湖水施施聞之曰吾固知此醜奴足以敗人國家而且不正命也施施竟以處子老

任學古

明有任姓者好學古遂以學古名偶飲客乃自付曰吾今日當學古陳遵奈客皆乘馬而無車解客馬之鞍可玉紅草堂

卷之十六

開文雜錄

玉

也適客有騎空馬逃酒者學古以爲法不善遂盡殺客馬後竟無人敢之學古之家者且爲之謠曰莫行學古野彼好殺我馬莫入學古屋彼將刖我足君子聞而歎曰學古不善一弊至此

天津龍氏家譜存畧叙

我族之譜迷亡久矣由我父以及我曾大父可述者僅三代耳我曾大父與我大父我僅聞其諱與我曾大母大母之氏耳所享之年則我未聞也我高祖我並未聞其諱矣我高祖母我亦未聞其氏矣我七歲時曾聞之我母曰吾聞爾家閩人也喬寓於江南自明成祖北來爾高祖從之曾家於遼後爾祖諱江者遊於燕遂籍津門數代來皆單傳孫不睹祖記述者稀我雖聞而記之猶不知此言之可悲也康熙壬子歲我

年十六矣不幸我父亦棄我而逝我之姪輩并欲道我父之形儀音響而不可得也我之祖我僅聞之我之姪輩且未聞我之聞也爾時卽以所聞者而私錄以存焉但以始祖與高祖已恍惚不可錄因卽以曾祖爲始祖而所謂或聞或遼或江南者亦皆渺茫無所攷然尙謂渺茫者必有所從來也倘天涯之宗派可問或猶得因流而知源也今又四十年矣而源流之渺茫者如故也我始悲且懼矣我今老且廢若不以昔之所聞者與今之所知者急錄以存之倘一旦

委先朝露則後世之子孫其不相因而忘祖父者幾希幸我兄有二子矣有諸孫矣有諸曾孫矣其子有從大夫者矣其諸孫有入太學者矣其曾孫有入小學者矣若使其相因而忘祖父我與我兄之罪均何辭乎故急爲之譜以存其畧倘後世之子孫有賢者出當必由是而知所本也悲夫

康熙癸巳三月上浣四世仲孫震薰沐敬書

龍氏家譜

序

二

龍氏家譜

天津支派

一世

住字

行

生

年月失考

娶劉氏

生

年月失考

生子

二長名江卽二世
仲名海止

女一適天津謝公

諱

某之次子

諱

君誥

龍氏家譜

二世

江字

行

生

年月失考

娶趙氏

卒

年月失考

生子三

長名登雲止
仲名正禧為太虛羽客
三名起潛即三世

龍氏家譜

三世

起潛 字 化宇 行 三

生於萬曆丁巳年七月十一日戌時
卒於康熙壬子年三月初一日未時

元配馬氏

天津馬公諱
尚智之長女

生 卒 年 月 失 考

生子一名

霖 卽 四 世

繼娶郭氏

天津郭公諱
尚仁之長女

生於崇禎己巳年八月初六日亥時
卒於康熙辛巳年正月初二日亥時

生子一名 震

女一 適 滄 州 程 公

諱 維新之次子 萬里

側室王氏 卒

女一 適 山 西

呂公諱某之次子諱瑛

龍氏家譜

三

四世

霖字

沛然行一

生於崇禎己卯年五月初八日戌時

元配駱氏

滄州駱公諱中駿之長女

生於順治元年十二月初七日時失

繼娶陳氏

天津陳公諱舜典之次女

生於崇禎癸未年十二月初七日寅

生子二

長圖躍 仲一躍

女五長適靜海王公

諱

弘印之三子

諱文煥

次適順天劉公

諱

尚信之長子

諱大進

三適蒲州王公

諱

銓第三子

諱湛

四適紹興金公

諱

平第三子

諱大川

五適天津高公

諱

明之長子

諱英

龍氏家譜

四

四世仲

震字文雷號東溟行二生於順治丁酉年九月二十四日子時

娶胡氏天津胡公諱世傑之長女子時生於順治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龍氏家譜



五

五世

圖躍字飛占行一

時生於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九日亥

娶王氏山西蒲州人 諱鳳騰之長女

時生於康熙乙巳年四月二十七日寅

生子三

長符 次簡 三策

女二

龍氏家譜

六

五世仲

一躍字飛吟行二

生於康熙乙卯年八月十一日寅時

元配李氏

紹興李公諱九疇之長女

生於康熙癸丑年八月廿五日巳時卒於康熙庚寅年五月廿四日戌時

再娶陳氏

滄州陳公諱弘培之長女

一死

繼娶項氏

天津項公諱國政之次女

生於康熙甲子年三月十六日子時

生子一

李氏出

名節

龍氏家譜

六世

符字

後揆行一

生於康熙乙丑年三月初十三日亥時

娶季氏

楊州泰興季太
謹應禎之長女

生於康熙丁卯年十月初七日寅時

生子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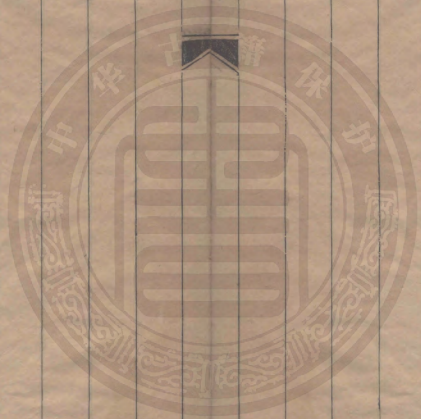
長申

卽七世

次辰

生於康熙壬辰年八月初十日申時

龍氏家譜



八

六世仲

簡字

居敬行二

生於康熙甲戌年七月廿二日寅時

娶高氏

靜海高公諱
緝業之長女

生於康熙辛未年二月十二日酉時

生子一

名敏

時生於康熙壬辰年十一月十五日申

龍氏家譜



六世季

策字 治安

行三
排四

生於康熙己卯年閏七月二十四日丑時

聘朱氏

大興朱公諱
儼之第七女

生於

龍氏家譜



十

六世二門長

節字

抱玉

行一
排三

娶解氏

山西解公諱
良棟之長女

生於康熙乙亥年十月十六日巳時
生於康熙壬申年八月初十日卯時

龍氏家譜

七

七世

申字

由甲行一

生於康熙甲申年十月初六日戌日



